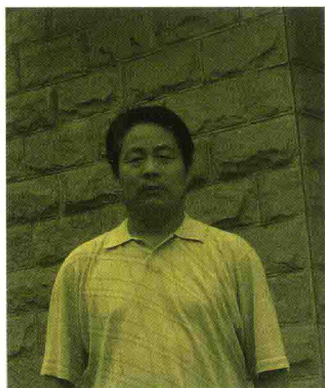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小车里的煤田

XIAOCHE LI DE MEI TIAN

海 佛◎著

小人物演绎大故事，时代的心跳与人性的
黑白，跃然而出。



小车里的煤田

XIAOCHE LI DE MEI TIAN

海 佛◎著

小人物演绎大故事，时代的心跳与人性的黑白，跃然而出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车里的煤田 / 海佛著. —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 10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ISBN 978-7-5468-1017-1

I. ①小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41829号

小车里的煤田

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：恰同学芳华

海 佛 著

出 版 人：吉西平

责任编辑：尚再宗

封面设计：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：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

本社邮箱：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 (新浪)：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tjiangsenlin

本社微博 (新浪)：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

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插页 1 字数 200 千

2016年 07 月第 1 版 2016 年 0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~3 000

ISBN 978-7-5468-1017-1

定价：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，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生命在鲁院

李一鸣

鲁院，一个神奇的所在。一个小院，隐在十里堡；一座小楼，藏于芍药居。居于大都市，却没有豪华，缺乏轩敞。但在多少作家心里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，故乡般温暖。为她而来，跋涉千里；从此而去，频频回眸。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。时间万水，空间千山，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、情感美化、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。鲁院，意味着单纯、纯粹、青春、美好，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、文学栖居的远方。从与她结缘那天起，“鲁院”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“情结”。回望，相忆，引颈，怅惘，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。

在鲁院，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，底蕴性打造，研究性学习，创新性研讨；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，明晰的精神秉持，滚烫的心灵追求，深沉的文学担当；他们发愤着，孜孜不倦、兀兀穷年地阅读，沉浸浓郁、含英咀华的涵泳，博考经籍、撷华摘艳的覃思，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交心，且行且思、且珍且惜的实践，投身生活、扎根实际的体验，吟安一字、拈断数须的磨练；他们享受着，思与思的碰撞、诗与诗的交融、传统与现代的对接、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，拒绝知识性傲慢，呈现平等性亲和，力行研究性对话，达致成长性提高。

在鲁院，他们阅读先人著作，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，追远溯源，捕捉远古的回音；披览当下文丛，沉潜涵泳，如鱼在水，探寻未知的秘境；清夜独坐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笔、一纸、一键盘、一屏幕，一腔心绪，一幅剪影……

在鲁院，他们步入精神世界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。

美在品位。一个人抛却物欲，远离浮躁，沉下心，稳住神，坐得住，学得进，写得沉，不论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还是烈焰炽炽、热风难耐，潜心攻读，养性修身，自是一种境界、一种修炼、一种品位。灯红酒绿，太醉；香车美女，太俗；追名逐利，太累；鸡毛蒜皮，太碎。只有读书写作，最好、最妙、最美！

美在享受。读书写作，拍案而起，击掌而坐，捧腹而笑，抚掌而哭，扪胸而问；为之歌、为之舞、为之泣、为之诉；找到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己；寻回真情、真意、真志、真理；使人生得其所、生活充实、生长快乐、生命美丽。书人默契，会心而悦，读书写作真好！

美在进向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写到深处最有味。读自然，一朵花上见命运，蓬松白云有人生；读社会，红尘滚滚藏清明，关系交织蕴涵深；读人心，大海般喧腾，密根般纠结，一个针眼，穿过八级大风；读佳作，形象上入心，理论上入脑，全局上着眼，细微处体验，读出语言、读出情感，读出哲学，读出诗性。读书，可救急；写作，能救命！

于是，读书写作，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、生活追求、生命状态。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（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）

C 目录 Contents

我的师娘	1
白 肉	39
小车里的煤田	77
汪 芸	111
矿嫂尤姐	162
跋	197

我的师娘

八二年春天，我从高考落榜的学生变成了煤矿工人，跟着师傅张开明在地下六百米深处——掘进头干活。我师傅姓张，叫张开明，江苏丰县人，四十多岁，个头很高，腰有些弯，走路一歪一歪的，像巷道里压力过重而弯曲的坚实铁柱，如果不弯，再年轻二十岁，那一定是个很帅的男子，让许多女人心动。

我们住的宿舍楼里，常常有女人光顾。结过婚的来探望丈夫，没过门的来看望爱人。来的时候，同宿舍的工友就会自动地抱着被子到别的屋子里住，成全他们。来女人的时候，我们的楼道里像过节一样地热闹，争相到工友的宿舍里看望女人，有事没事的找话说，有的女人大方搭理几句，有的害羞不搭理。要是女人大方，跟我们说话了，不论师傅、徒弟都要大献殷勤，给女人买好东西吃，或者去食堂或南门口饭店买了酒买了肉，喊着几个工友一起喝酒吃肉，大方的女人就会边吃边服务，害羞的女人就坐在男人的床上，等这些工友喝足了酒吃饱了饭吹足了牛皮开完了玩笑，才下来吃饭。工友们离开了女人住的宿舍，挤到另一间宿舍，议论女人，把女人全身都要说一遍的，说得大家都乐，才回去睡觉。这中间也会出现风流事，有的工友狡猾，趁工友下井了，嬉皮赖脸地占了女人的便宜，把女人哄上床，工友上井会知道的，等到了那人的女人来了，也会如法炮制，占人家的女人。这种情况一般是出现在结过婚的女人身上，女人本来也风骚，或者是长久得不到男人的满足，就像饥饿时的贪婪，没有节制就吃个撑死。有的工友就跟自己的工友私下里达成协议，换妻。这种情况是个别的，只能偷偷摸摸，不能张扬出

去。煤矿里的职工楼里就像男人国，孤苦得很，女人来了自然精神，像乞丐闻到了饭香。

可还有另一种情况，很特殊了，那就是没过门的女人，被人偷了，偷了还不知道，还以为是自己的男人睡的呢。有一次，一个没过门的女人跟着男人到了矿上，住在了爱人的床上。我们住的楼是双面楼，朝阳的住三人，背阴的住两人，每人有一把宿舍的钥匙。我还记得那个工友姓赵，他上中班，到了夜里一点才上井洗澡回来，用钥匙开了门，就褪了裤子爬上了女人的身上继续工作，女人还在睡梦中，问，你不弄过了吗，还弄，你不累？工友小赵大惊，拉亮了电灯，把女人抓了起来厉声问，我什么时候弄的？刚才。小赵知道有人偷了他的女人，大怒。他去找没有上班的工友，先找同宿舍的，只有他们有宿舍的钥匙。偷人家媳妇，谁愿意承认，这可是犯法的丑事啊。小赵恼怒啊，在楼道里大骂着，扬言要向保卫科报案。楼道里热闹了，都不睡觉，出来看热闹，有意问事情的经过，小赵就说有人偷了他的女人。整个楼道里像过节一样热闹了起来，精神了起来，不恨那个偷女人的淫贼，反而羡慕人家，说这么好的事怎么没有落到自己的头上呢？班里师傅辈的和班长马山都要出来问事的，怕事情闹大了，保卫科来审问，都难看。师傅张开明最喜欢张罗这些斜撇子的事，大声对工友们说，没有偷的都回宿舍睡觉。工友们回宿舍了，我师傅和班长马山安抚小赵不要报案，向他保证能找出偷他女人的淫贼。

班长马山和我师傅带着小赵和被人偷的女人，挨个宿舍里认，竟然没有认出来淫贼来。

师傅拍着小赵的头说，淫贼就在我们中间，他肯定知道你上中班，你媳妇睡着了，才……等我查出来，你也弄他媳妇。我师傅和班长挨个排查，没上班的有可能，但是，他们都在一起的。结果师傅想到了干半个班先上井的小曹师兄，他是我师傅的得意徒弟。他是泗洪人，是班里滑稽的角色。师傅到了曹师兄的屋子里，审问他，问，你狗日的到底偷小赵的媳妇了吗，你给我实说，不然，查了出来我可帮不了你？鬼头日脑的曹师兄挤巴眼睛，嘴里不承认，被师傅吓得害怕了，就给师傅跪下，求师傅圆场。师傅指着他的额头说，你师傅嘴骚，在矿上没搞过一个女人，你不知道么，偷人媳妇要坐八年牢的？小曹师兄拉住师傅的胳膊

膊说，不然我媳妇来了让他弄？师傅照小曹师兄的脸煽了一下，骂道，妮子个逼，你同意，你媳妇就同意，除非你媳妇是个憋逼，就是你媳妇同意，我还不同意呢，我怎么爬灰了？师傅说着，眼珠子白亮了一下，嬉笑了，问，哎，小曹，你是怎么偷的那女人，你跟师傅实说了，不实说，我就去保卫科告你去。小曹师兄实说了，我送饭上井早，到了楼上路过小赵宿舍，看他的宿舍黑着灯，我以为那女人关死了门睡着了，先在外面学猫叫，喊他嫂子跟她乱，然后就学着小赵的腔调，小荣，我回来了。我就推了一下门，没想到门没有关死，我想她肯定没有睡着，不然怎么不关门？我就摸了进来，到了她床前，才知道她睡着了。我就摸了她的脸蛋，她就抓住了我的手，我就爬上了她的身子，她光哼哼了，不问问我谁，真憋。是个憋逼。师傅让小现曹师兄待在屋子里别出去，别再对人说了。

师傅又去了小赵的屋子，那个女人也是哭哭啼啼，要死要活的。师傅、班长马山跟他们做了一会儿思想工作，说一定能够抓到淫贼的。然后把小赵叫到了另一间屋子里，关死了门，问那个工友，说：“小赵，她真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吗？”

小赵倔强地说：“这还有假，是她娘跟俺娘两个老的定的亲。”

师傅问：“定亲之前你了解这个女的吗？”

小赵说：“了解，她天天挎着粪箕子去棒子地里割草。”

师傅说：“我问的不是这个，你不要害羞，你实话对我说，她跟你第一夜见红了吗，她喊疼了吗？跟你的要是大闺女，她得疼得几天不敢坐凳子，她得跟你诉苦几天，说她是处女让你日了，你师娘跟我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对我说的，你狗日的想想，媳妇要是出了问题可是大问题，庄稼一季子，媳妇一辈子！”

小赵师兄红着眼睛看着师傅，我师傅用手指夹着烟，指着他说：“小赵，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，要学会辩证法，什么事都有好都有坏，今夜你的媳妇被人偷了，不是给你戴绿帽子，是救了你，你还不清醒，这个女人让人偷了还不知道是谁，哎，你这是知道了，你要是不知道呢，你就做一辈子乌龟王八了！”

小赵气得骂了句：“憋逼。”

我师傅笑了，说：“就是个憋逼，你怕是离了婚找不着媳妇不成？”

小赵嘴硬了，说：“谁找不着？矿上的我找不着，农村的我任意挑。”

工友小赵不再生气，回到了宿舍搂着女人睡去。第二天，就把女人送走了，从此那个女人不再来了，被工友小赵扔了。

在井下不谈女人没有生产力的矿工们中间，师傅的嘴骚是出了名的。跟着师傅长了，我就发现了师傅的问题。别的师傅歇班回来要大谈自己的女人的，嘴里离不开小孩娘，有的还把跟女人的房事张扬出去。我师傅的嘴骚，几乎是天天说女人，可他都说别人的女人，从没有谈过自己的女人，我疑心我师娘死了，师傅是个光棍。在我跟他做徒弟的前半年，他请假回家，一去就是半个多月。回来后，在工前会上被区长、书记批评了一通，作了检查，保证以后不再旷工。班长马山也为他讲情，对领导和工友们说，张开明旷工有理由，上次是小姨子小产他得看着，这回是大儿子结婚，他得爬灰。哄……区领导和工友们笑了，就原谅了他。有的工友会趁机问，老张，你儿媳妇好弄不好弄。我师傅苦笑着脸说，马马虎虎。我似乎看到了埋藏在师傅内心里的痛苦。

八二年五月里暖洋洋的一天，我们住的楼前楼后的梧桐树开花了。紫白色的花朵昭示着春天快要过去了，夏天就要到的时候，一个头发灰白的女人，像个神秘的旅客，用钥匙开了我们宿舍的门，进来了。

那天我上早班，活干得快，下班就早些，上井洗澡后，大太阳还站在矸子山头上白亮着。师傅们下了班不忙回家，先要到南门的菜市场转悠，享受有阳光的时刻，比如要补胶靴，要缝衣服，跟女人侃几句，再跟熟识的男人聚在一起，聊天，红霞涂满西天时，才回来吃晚饭。我不能，要回宿舍看书，我打算继续考大学。当我知道矿上每年都有工人考上了大学，带工资上学，是多么羡慕啊，我发誓要考上大学。我上了三楼，回宿舍看书。我跟师傅住一个宿舍。这是双面楼，分阴阳的。我跟师傅住在背阴的一间，宿舍不大，有十平方米，只能摆下两张单身的铁床和两个床头柜。我习惯性地到了门口，用脚踢一下，门开了。我以为师傅没有去南门口，回来了呢。我走了进来，惊讶地看到了师傅的床上坐着一个女人，正在做针线活。我警觉地看着女人，不像小偷也不是做坏事的，我纳闷啊，这个女人是谁？她怎么进来的？她怎么坐在师傅的床上缝补呢？啊，我多笨啊，还用说，她是我的师娘，是我师傅的媳

妇。她看我进来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笑笑，继续做活。我坐在我的铁床上倒热水喝，热水瓶里满满的热水，也是她打的。我们宿舍打水、排队买饭票的活都是我的，师傅从来不干。我喝着热水，看着眼前的女人，是一个农村妇女，以我在农村生活的经验，我认为至少也是个生活不错人家的女人。她穿着干净利落的一身老蓝色的衣服，对襟褂子留着两个明口袋，钉着五个圆大的白色扣子，蹬着布鞋，在乡下算是很洋气的了。五月的天有些热了，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，女人褂子里面笼着绒衣，还能看到她微微凸起的胸脯。她正在拆师傅不盖的被褥，用针线缝破烂的口子。她侧脸坐着，留着过耳的灰白头发，腮上的肉也红润，就是眼角的皱纹多了些，眼角上眉毛下靠太阳穴有个绿豆大的黑痣，年龄我想跟我师傅相仿，我就认定她就是我的师娘，不然一个女人怎么会拆我师傅的被褥呢？她缝着衣服，抬起她的大圆脸看了我，又微笑了一下，我也是腼腆地报以微笑。我从床头拿出要看的语文书，喝着热水。女人缝着针线，用牙齿咬断了乱线头，又看我，轻声地问：“你是小李吧？”

她认出了我，我高兴了，说：“你是师娘，啊……啊，我师傅还没有回来，我去叫。”

我想出去叫师傅，师娘来了他还不知道呢，我想他知道了多么兴奋呢。师娘停了手中的针线，对我说：“不用了，我知道食堂，你还是看书吧。”

我怎么看得下去呢？我想我师娘来了，不仅我师傅高兴，我们班上的工友都高兴。我又想师娘来了，我得表示表示，师傅在工作上那么照顾我，我正愁无法报答师傅呢，这回有了机会，我一定得孝敬师娘。

我刚进矿跟着师傅一起干活，活是累人的。戴着安全帽亮着镀灯在巷道里干活，要完成自己的任务，不然要在第二天的工前会上受批评的。班长马山分工就把我们两个人的活一起分了下来，完不成就拿师傅试问。有的师傅小气，常常再分工把自己跟徒弟分开，单干。这样，吃亏的是力气小的徒弟。我们这批人进矿时年龄都不大，不超过二十岁，大都刚下学屋门，干重活非常吃力，如扛铁棚腿，那家伙有一个人重，能够扛在肩膀上就很吃力了，有时还要扛二三里的路，还要爬几百米的斜坡，真是让我们吃尽了苦头。我师傅是个义气人，从来不跟我分工，

他扛重的棚腿，要我扛较轻的棚梁子。一般情况下，掘进巷道上面的压力大才用铁棚腿，一架棚子由两个棚腿和一个梁子组成一个梯形。我扛棚梁子上斜坡，用绳子背在自己的肩膀上，往上拉，一气只能拉几米就得停下来歇着，喘着热气。一个班下来，肩膀子上会留下红红的血痕。皮肤破了，这是常有的事。其实，最累的是我师傅，我们坐在巷道里歇着，敞开怀，摘掉安全帽，头上像蒸笼一样往上蒸发热气。我的头上、脸上、身子都是黑色的汗水，当我看到了师傅满头满身也是汗水，比我流的汗还多时，我就多了一分愧疚增了一分敬意。我的师傅替我出了多少力啊，从来不跟我计较也不跟我叫苦。不仅是最费力的扛铁棚子，就连平时装车也是如此。掘进头放了跑，要装车往外推的。都是轮换装车、推车。我跟师傅一组，站在刚放过炮的迎头，把矸子石或煤炭装进车里。那是一吨的大车皮，装车的是大铁锨，要快，不然一个班的任务是完不成的。我刚开始的时候还能跟师傅比试，可是装了几车就不行了，感觉师傅是个钢铁铸就的铁人，装得越来越快。我知道那是自己慢的缘故。这时候感觉巷道没有风，温度也在升高，闷热极了。我身上的热汗把衣服湿透了，就脱光了上衣，光着膀子装车，而师傅呢，干脆就把汗水湿透散发出汗味和臭味的褂子、裤子全脱光了，裸干。也就是一会功夫，师傅黄亮的皮肤就被迎头飞扬的煤尘包裹，塑造成一个乌黑的战神。如此高强度干了一会，乌黑的身子就会流下许多像溪流一样的黑水。累极了的师傅，也不忘幽默，会转过身，对着工友们，用雪亮的镟灯光照亮自己的大腿根子，那是发源于黄土高原上的河流，在凌空兀起的悬崖上尽情发泄。多么浪漫啊。

到了中间的饭食时刻，整个巷道里的人聚在一起吃饭，在补充食物积蓄力量。送饭的师傅一头挑着开水桶，一头挑着油饼装着大蒜头来了。累极了的我们，拿到油饼闻着大蒜的味道，香到了心扉，吃着油饼就着大蒜头喝着白开水，那是多么的惬意，比在井上吃炒菜喝辣酒，甚至是抱女人还有滋味。这个时候，师傅就成了我们这个班组的活宝，跟现在演小品的演员差不多。他挑起了话头，说起了女人，大家就会跟着唱和。我还能记得他讲的《笑林广记》里的鱼和猫的黄色段子，真是有味道啊！

师傅不仅在劳动中照顾我，还从精神上让我轻松，使我有足够的精

力进行复习，我从心里感激我的师傅，师傅是个好人，尽管他嘴骚。

师娘来了。我第一次见到师娘，师傅还不知道，我心里很急，师傅要是往外看电影或者打牌什么的，会很晚回来，师娘不是饿着了吗，师娘不就被冷落了吗？

我还是借故跑了出去，到了南门口的菜市场找师傅。南门口没有师傅，总不能让师娘饿着。我就到了食堂顺便给师娘买好吃的东西。到了食堂，却看到了师傅跟几个工友一起喝酒呢！他们每人买一份菜，几个人围成一桌，后来的只需要把菜添上就可以跟着一起喝酒，一起聊天。煤矿三辈子都是老大哥，没有辈分之分，都是五湖四海的兄弟，走到一起来了。来来，大哥、老弟，喝酒。我们矿的食堂像开大会的会堂，乱哄哄的，大家拿着饭票、菜票敲着饭碗，拥挤着排队买饭、买菜。食堂里的饭菜要比家里的饭菜不知道要丰富多少倍呢，吃饭更是热闹啊。我当时想，要是农村也这样了，我们国家就实现了共产主义，全国人民都这样生活，多好啊。

我到了我师傅的饭桌前，大声训斥他道：“好啊，你一个人在这喝酒呢，我师娘还饿着呢？”

我师傅以为我跟他开玩笑的，便玩笑了一句：“我吃饱了才有你师娘吃的呢。”

几个工友也跟着玩笑说，就怕你师娘吃不了，得撑死她。

我到了他耳朵跟前问：“师傅，我师娘来了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”

师傅听了这话，白着眼睛想想是啥日子，看着我，我又补充了一句，说：“师娘正在宿舍里给你拆被子呢。”

这回师傅信了，他拉着我坐下替他喝酒，他就拿着我的碗去排队买饭买菜了。买来了一份炒肉买来了四个馒头，朝他们笑笑，让小李子替我喝。就走了。

我是不能喝酒的，在工友的调侃下还是喝了些。工友们调侃我说：“小李子，喝了酒，跟你师娘睡觉去吧。”

我也兴奋，不敢多喝酒，就买了好吃的果子、饼干去看望师娘，更想跟师娘说说话，我感觉她是个和善的女人。

吃完饭，回来时，天就黑了。我们上了楼，进了我的宿舍，把我买

的东西放在床头柜上，对师傅说：“这是孝敬师娘的。”

师娘正在吃饭，看着我给买的東西，微笑了，说：“小李，你还没吃饭吧。”我高兴坐在自己的床边，说：“我吃饱了。”师傅看着我，愣了，对我说：“你看谁的床空着，你去睡觉吧。”

我还想跟师娘说几句话，师傅不让。我很不高兴地从宿舍出来，到了小曹师兄的宿舍，要跟他挤在一个床上。

小曹师兄跟着师傅学徒，变成了一个会侃的人，在班上仅次于师傅会乱会侃，他说话好挤巴眼，他的屋子里有好几个工友在说话。大家都兴奋，都没有睡的意思，关上了门坐在床边放肆地说着要说的话。小眼睛的卢师傅怂恿我到我宿舍门口偷听，看师傅跟师娘那个了吗，小曹也是对师傅不满，说：“师娘又不是大闺女，来了不让我们看，盖着捂着的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”卢师傅也是骂师傅不够意思，说：“小曹的媳妇来，他做师傅的没大没小，跟着乱，要不是小曹看得紧，他得爬灰。”小曹更是不满了，挤巴着眼睛说：“操他干姐，师娘来了也得让我们吃口奶子吧，对吧师弟。”我就嘿嘿笑，跟着乱，你是师兄，你先吃。

大家高兴地闹着笑着。过了一会，卢师傅挑唆我说：“小李子，你借故去拿书，进去看看你师傅跟你师娘干了吗？”小曹师兄说：“我们关了灯，不说话，你去看看。”

我还真的信了，去了我的宿舍敲门。宿舍里还亮着灯，师傅问是谁，我说是我，师傅给我开了门。我借口是拿书看，其实是窥探他们。师娘吃饱了饭，盘着腿在师傅的床上忙活着，师傅呢躺在我的床上抽着烟。我在门口的时候没有听到他们说话，如今开了门，也是没有说话。师娘看了我一眼，又低下头，再没有招呼我。我拿了书，就朝师傅使个鬼脸，关上了门，走了。到了斜对过小曹师兄的宿舍，关死了门，几个师傅问我：“他们干了吗？”我摇头说：“这才几点。”卢师傅说：“这还晚，你的小师娘来找马班长，人家是进了屋关死门就干，连灯都不关……你师傅可能干过了。”我说：“没有，师娘正在拆师傅的被褥呢。”小曹师兄说：“我们再说一会话，小李子，只要听到你宿舍的床响，两个床合并一起，师傅就干师娘了。”

我们说着话，等着我宿舍里的铁床响。一会儿，我屋子里传来了响

声，几个师傅说：“他们干了，怎么办？”小曹师兄说：“师弟你再去宿舍，就说拿东西，师傅要是不开门，说明师傅干了……”我还真的信以为真，去了宿舍敲门，门缝透出的灯光告诉我，他们没有熄灯。我敲门，门半开了，露出了半个脸，是师傅，他变得凶神恶煞样，我嬉笑着往里看，我的床没有跟师傅的床并在一起，再看，是床头柜动了，两个都动了并排在铁床中间，师娘趴在灯光下的床头柜上缝补呢。我看着时，师傅用手抓住我的头发，骂了句很难听的话，把我推了出去，指着我说：“再跟那些狗子日的一起我就揍你。”

师傅恼了，我害怕了，我进了小曹师兄的宿舍，对着几个师傅发火，说：“你们作弄我，你们怎么不去？”几个师傅高兴了，屁颠在床上哈哈大笑，卢师傅说：“谁敢去，谁去偷听他们哼哼，你师傅就跟谁恼，你师兄小曹去年偷听过，学过哼哼，被你师傅追着满楼跑，逮着痛打了一顿，幸亏是你，要是别人，他早就打了。”

闹着的时候，班长马山知道了，他黑着脸跺门进来，瞪着我，指着卢师傅和小曹师兄骂：“没熊事自己自摸去，人家日人家的管你们熊事，还不睡觉，明天要是晚了点别怪我不客气。”马班长走了，师傅们也过了嘴瘾，屁喜地各自回去睡觉。

第二天，我跟师傅同时歇班。我就待在小曹师兄的宿舍里，安静地复习。快到晌午了，师傅推开门，对趴在床上看书的我说：“小李子，中午别去食堂了，跟我一起吃饭。”我呆呆地看着他，想他昨天发火骂我的情景呢。他过来照我的屁股打了一巴掌，说：“我用煤油炉子烧了鱼，炖了肉。”我坐了起来，忘记了昨天的不快，我怎么能跟师傅记仇呢？我说：“我买酒。”

我这才闻出了菜香的味道，特别是鱼香的味道飘满了整个楼道，好像是烂漫的花香淹没了大地肥土的腥臭。我下了床，就去了矿商店买酒买烟，又跟师娘买了罐头、果子。我拎了一包东西到了我的宿舍。两个床头柜成了桌子，摆在铁床中间。我们就坐在床边吃饭、喝酒。烧的鱼炖的肉端了上来，我跟师傅坐在我的床上，我把买的東西掏了出来，把酒放在床头柜上，把烟递给师傅，师傅笑了，说：“小李子有出息，考上大学就不认识我们这些出力的人了。”我笑着说：“我一辈子忘不了师傅，你对我好。”我把罐头、果子掏在师娘跟前，说：“这是孝敬师

娘的，师傅在井下替我出了不少力，我才有精力复习的，我要是考上了大学，我一定请你们去南门饭店……师娘以后常来啊。”师傅想阻止我说什么，师娘却扑哧笑了，说：“就让你师傅再替你多干些活，你要好好复习考上大学。”

整个楼道上就我们三个，很安静。我们关上了门，在屋子里吃饭，我跟师傅喝酒，师娘呢，先吃了我买的果子，又尝吃了几口我买的罐头，然后，就用筷子夹鱼吃。师傅劝我喝酒，我不能喝，喝了就脸红，师傅非得让我喝，结果呢还是我喝得少，师傅喝得多。师傅的脸没有红，我的脸却红了，是红光焕发，现出了朦胧的醉意。在喝酒时，我看到师傅的床上换了崭新的床单，被子换成了崭新的薄被，就像一个邋遢的人被一个化妆师修剪过，干净、精神。那些冬天的老棉花套被师娘拆开了，和那些冬天穿的棉衣服一起统统地裹进两个包袱里，包袱放在墙角要跟随师娘回家了。师傅的床上叠着衣服和干净的工作服，它们原先又脏又破烂，被师娘洗干净，让师傅从洗衣房烘干，经师娘的巧手，已经缝得天衣无缝了，工整地叠放着。

吃饭的时间里，我忽然感觉到师傅像个崭新的人了，包括神态。不像没有师娘的日子里，他邋遢、歪斜，不正经。吃饭的时间里，师娘还是很少跟师傅说话，不像别的夫妻，女的不说，男的说，男的不说，女的狂唠，家长里短的没完没了。我跟师傅不能一直说话，师傅吸烟的时候，师娘就会问我几句，家住哪里，家里还有什么人等，也就是淡淡的几句。在吃饭的氛围里，尽管师娘不说话，师傅说话多，但是，师娘俨然是个严厉的首长，她只要说话或者是打断师傅的话，师傅就马上变成了哑巴，跟着嘿嘿赔笑。

吃完饭后，我有些醉了，我回到了小曹师兄的床上，睡了午觉，我聪明的猜想，师傅是有意把我灌醉，他是有目的的，他可以给师娘亲热了，再一想，人家都老夫老妻的，亲热不是正常的吗？我就安心睡觉了，到了下午，小曹师兄下了早班，我才醒来。我起来时，才知道师娘吃完饭后，就背着装有师傅棉衣、棉被的包袱，被师傅送到了南门口，坐上公共汽车，回家了。

后来我考上了大学，离开了那火热的生活。我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，见过师娘五次。她来都有固定的时间，好像是算好了的，在师傅歇

班的前一天。她每年来两次，春末夏初来一次，给师傅缝补、洗刷一遍，再把师傅的棉衣、棉被拆开，用包裹背回家，秋忙后还会来一次，给师傅送来御寒的棉衣、棉被，把多余的无用的衣服背回家。

师娘来的时候诡秘，走的时候匆匆，就在师傅的小铁床上过一夜。

师傅回家的次数也是很准时的，开了工资，跟人换一个班（那时一周歇一个班），骑上一百多里路的自行车回家，头天早上走，第二天的晚上回来，在家过一夜。师傅与师娘的举动不像那些来矿探亲的家属那样自然，显得神秘。师娘每次来，引不起工友们的轰动和兴奋，只能在背后笑骂取乐，连放荡不羁的师傅也跟着沉默几天。几天后，师傅才能忘记师娘，恢复了矿工豪放的天性，跟工友们乱骂乱侃。

后来，我毕业后，被分配到了另一家单位工作。时间真快，一晃就是二十年过去了。2002年秋天我因公事又去了我原先的矿上，碰到了我的师兄小曹。他也四十多岁了，他在劳保科做办事员。他请我喝酒，在酒桌上自然要说起当初一起工作的事，我提起了我们的师傅张开明，问他在哪里。师兄对我说：“我们的师傅去年死了，得了矽肺病，劳保科让我出差去他家，我代表矿上给送了花圈，我也送了一个。”

师娘还好吗？

“师娘？师娘四十年前就死了。”

那个来给他拆洗衣服的师娘？

师兄苦笑起来，说：“你说那个女人啊，她没死，不过，她也算我们的师娘，不是真正的师娘。”

她是谁？难道她是师傅的相好？

“是师傅的相好也是我们的师娘，她吗，她是师傅的丈母娘，她还活着，听人说，她已经白发苍苍，天天拄着拐棍去师傅和师娘的坟墓上看守，不让羊啦狗啦去拉屎撒尿，大概她也死了吧。”

我惊愕，那个女人怎么会是师傅的岳母呢？

不相信吧！于是，小曹师兄绘声绘色地把师傅张开明和那个女人的暧昧关系讲了出来……

我们的师傅张开明是个孤儿，父母死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乱中。到了六十年代初的大力建设时期，师傅就成了省里某钻探队里的一员年轻